

(1)在 1985年 8 月初爲開會日期，會址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內（UCLA）。

(2)請「友聲」報導第五屆聯誼會開會的消息及一般活動項目，並邀請世界各地校友來美參加。

(3)請美洲交大校友總會，出邀請信給交大各個校區，邀請來洛杉磯參加活動，並報告學校近況。

在工作團體方面，籌備會推選了吳耀祖學長主持註冊組，鄭顯基學長主持財務組，陳治安學長主持出版組，朱力揚學長主持節目組，籌備會同時選出了卅三位德高望重的美州校友爲榮譽副主席。

在洛城的校友們以促成聯誼會爲工作目的，這也可以說是這次籌備會的特點，使我們有機會更接近，更了解，更能合作，當然我們應該感謝這次聚會工作的無名英雄學嫂們的支持，尤其是戚文祥學嫂主持的導遊團體，余瑞礎學嫂每次在余府上開會時的招待，再有湯祖望學嫂，張國瀏學嫂在開會時的服務，都的確是勞苦功高，還有許多校友子女們，也替大會提供了協助，例如余瑞礎學長之公子余德瀚做了錄音帶，吳耀祖學長的長公子吳方德爲了安排伙食盡了許多力量，其他還有很多出力幫助的下一代。一時不能各別致謝，在此一併道謝。

回憶這次聯誼會從籌備到聚會圓滿的結束，我們接受到各地校友們精神物質上的支持，這並不是洛杉磯地區一處的成就，而是全世界交大校友們的成就，對於籌備會工作人員來說，在聚會時看到很多多年不見的校友們，能有此機會團聚，使我們工作人員得到心理上的欣慰，相信到會的校友們都覺得五年一次的團聚太漫長，三天的聯誼會太短促。

最後我們應向來會的前輩陳廣沅、趙曾珏、歐陽藻等學長們致敬意及謝意，同時我們也應向吳伯楨會長及各校區的代表們道謝，他們都是不遠千里而來報導了學校情況。的確爲這次聚會增光生色不少，希望我們能繼續保持這可貴的「交大精神」。

人生如戲逍遙遊

• 魏 凌 雲 •

人生不滿百，常懷千歲憂。
何不拋名利，一唱解千愁。

—— 楔 子 ——

我從小稟受孔夫子的教訓：「君子不重則不威」，所以我一向嚴肅，不苟言笑，以致在小的時候，便得到「老八股」的酸名。那知到了後來，這個酸名，實在是一個累贅。在我人生途中，因此吃虧不小。惟有追隨孔老夫子，教書爲業，倒也自得其樂。可是每想到我的天賦，未能發揮，難免悵惘，情不能已。我的天賦無他：「氣冲牛斗，聲若洪鐘」。提起此事，我不能不想到我生平第一個「知音」。話說廿五年前，我初到加拿大，第一次進教堂做禮拜，做完之後，正準備回家，突然一位關西大漢，矗立在我面前，這位洋先生，不是別人，正是教堂詩班的男高音。他藹然地對我說：「我在臺上，聽到千人聲中，你的歌喉特別嘹亮，不同凡響，我希望你能加入我們的唱詩班，讓我們來切磋一段時期，我相信，你將可發揮你天賦的歌喉」。我當時受寵若驚，很感激地回答他：「如果有機會能追隨你學習，將是我一生最大的幸運」。豈知這段奇遇後不到一個月，那位壯碩的男高音，竟因腦溢血猝逝。既悼其人，又失知音，不禁自思自嘆，我的好嗓子，不知辜負到何年？

恍恍惚惚，飛去廿多年，想不到，我的兩大憾事，「老八股」與「悶歌喉」，竟會使我登臺亮相，揚眉吐氣，並且贏得滿堂彩，真是人生如戲

，且讓我慢慢道來。

——扮軒轅黃帝——

話說加拿大最富足的安大略省，有所謂金三角。金三角的中心，是 Kitchener-Waterloo 相鄰兩城。在第一次大戰前，此地德國移民極多，故城名柏林，後因與德宣戰，乃改稱今名。我於一九六〇年，從美國西雅圖，移到此間，到滑鐵盧大學教書，是中國教授第一人，隨後中國教授、學生、醫生、工程師，接踵而至，到一九七七年，華人超過兩千。於是我們乃成立一個「蘭亭社」，仿效千年以前王羲之蘭亭集會的本意，使本地華人，常常有機會，少長咸集，羣英畢至。幾年之間，蘭亭社在當地社會中，已成爲響噓的團體，參加各項活動，向不後人，其中最爲人所稱道的，便是農曆春節，蘭亭社主辦的中國新年晚會。中外嘉賓，濟濟一堂，觥籌交錯，逸興遄飛，載歌載舞，有聲有色。一九八三年二月中國晚會，蘭亭社推出一項特別節目，爲「中國歷代古裝表演」，由黃帝時代開始。首先找人扮軒轅黃帝，蘭亭社友，一致推舉我擔任，主要是因我面目嚴肅，既重且威。在盛情難却之下，我祇好惶然應允。龍袍已經借好，但是皇冕無着。若無皇冕，皇帝不能君臨天下。於是我翻查家藏「中華五千年史」，幸好查到有軒轅黃帝像，於是由我設計，由內入親手製作，將黃帝冠冕，一天做好。晚會八時，中外嘉賓，喜氣洋溢，在酒醉飯飽之餘，由司儀胡夫人鄭重宣佈，中國軒轅黃帝蒞臨駕幸，我龍行虎步，巍然出場，立即受到全場歡呼。隨後，中國歷代美人，如西施、楊貴妃、珍妃等及風流名士如蘇東坡、唐伯虎陸續緩步入場，繞行一周，由胡夫人逐一介紹，使觀眾大開眼界，掌聲歷久不衰，最後攝影，軒轅黃帝居中就坐，歷代美人名士，環立左右，頓使中國文化的光彩，閃耀於洋人眼前，真令中華兒女，揚眉吐氣。這一大盛事，次日本地報紙，大肆宣揚，迄今猶爲人津津樂

道。在我一生，由「老八股」，遽登九五之尊，扮軒轅黃帝，夢乎？戲乎？此中滋味，自非他人所能領略。

——唱搜孤救孤——

扮黃帝，雖然得意，究竟是風雲際會，時勢造英雄。我的天賦，仍未派上用場。就在當年（一九八三年）六月，我得機參加多倫多國劇社。這個票友社，我嚮往已久，多少年前，曾隨交大唐六三學長到過兩次，但由於離家有七十多里，往返不便，遂未參加。此次重來，耳目一新，乃抱定決心，開始學唱老生。我學老生，有兩個有利條件，第一、聲洪氣足，第二、京戲中多湖廣音；二黃（黃陂、黃岡）均在湖北；京劇泰斗譚鑫培和余叔岩都是湖北人。我生長在湖北，現在來學鄉前輩，咬字發音，自不太困難。我進社的那一年，正好是空軍前輩王將軍擔任社長，他曾負責空軍大鵬劇團多年，桃李滿門，人才輩出。他唱老生，作我的啓蒙師，再好不過。我的學唱，是在家裏跟錄音帶學，我不懂西皮二黃，也看不懂「豆芽菜」的譜子，祇知道梨園的老法，徒弟跟著師傅，一字一字的唱，最初對板眼聽不準，祇求記住戲詞，學會發音。每次在劇社試唱，多半荒腔走板，幸有王將軍提調，才能逐漸改正。我學戲有一毛病，違背梨園傳統，就是對每一戲，僅學半生不熟，便學另一戲。因此在最初半年，沒有一齣，唱得像樣。我的如此做法，是根據心理的觀點，最有興趣的事最容易學。京戲的調門唱詞很多，在我初學時，如果某戲引不起我的興趣，學起來也許很費力，甚至打消學的勇氣。所以我先試學許多戲，暫不求精，主要在求發現我的興趣何在。譬如說，幾十年前，我就聽過空城計（二六）第一句：「我正在城樓觀山景」。所以我無事時，便唱這一句，也祇會唱這一句。這次學戲，第一齣，我就學空城計（二六），那知學了幾天以後，我發現它平淡無味，極少抑揚頓挫，有如唸道白一樣，因此我便棄之不顧。

如此試過好幾齣戲以後，發現到了「搜孤救孤」，這是二黃原板。詞調從容娓娓動聽，餘音嫋嫋，繞耳不息，這正對我的胃口，因此興趣特濃，一學就會。初次在劇社試唱，陳社友（現任社長）聽後讚稱：「初學二黃原板，有此成績，頗不容易」。有此一讚，我信心大增。所以在前半年，胡學亂唱，挑三剔四，終於學會了一齣「搜孤救孤」。

適逢一九八四年元月，蘭亭社舉行中國新年晚會，其中節目，由我建議，邀請多倫多國劇社演唱「斷橋」。此戲主要是旦角戲，唱起來，聲銳而快，一般觀眾（特別是洋人），不易接受，於是安排由我先唱一段「搜孤救孤」，讓觀眾耳朵稍為領略一點京戲的韻味，然後才能欣賞「斷橋」聲調之美。我清唱「搜孤救孤」，自不便穿戲裝，但是如果西裝出場，又未免口是身非，不中不西，正好我有一洋朋友，他早年去過中國，同時帶了一批中國衣物瓷器，早一個月，找我去鑑賞，他有一件清朝官人長袍，藍緞暗花，極為華美，於是我向他借來，晚會出場，唱「搜孤救孤」。氣度雍容，聲罩全場，抑揚頓挫，宛轉自如，立即獲得滿堂彩。當日座中，有 Stratford 城莎翁劇院（劇團每年從英國來，觀眾遍北美洲）經理。事後他對晚會司儀伍教授說，他對我寬宏的嗓音，非常欣賞，這是廿五年來，我的第二個洋知音，我的高嗓子，在朋友中，不少領教過「如雷灌耳」的威風。這次經莎翁劇院經理的欣賞，我更是堪慰平生。

——學戲的趣味與意境——

梨園中有一句傳言：「男怕西皮，女怕二黃」。這句話，我最初莫明其妙，經我將西皮與二黃戲一一試學，細加琢磨以後，才恍然大悟。西皮戲（搖板除外），無論詞調，板眼分明，曲折很少，學來相當容易，但是由於詞調變化不大，近乎道白，所以一字一音，必須咬得準確，才能動聽，男人不長於這種水磨功夫，一字咬不準，一句神韻全非。我在學西皮戲

時，便時常有這個感覺，因此西皮戲初聽起來，似乎好學，實在學來，很難學精，根本辦法，是要對「音韻」痛下功夫。這一點，半路出家的和尚辦不到。因此我對西皮戲，學得符合板眼為止，不求精進。二黃戲則不同，曲折變化極多，那怕一個字，或兩字之間，轉折頓挫，層層疊疊，不啻九轉迴腸。例如打登州中的「秦叔寶兩膀疼」及洪羊洞中的「心血用盡」，每一句最後一字，轉折都在二十次左右。唱到這種轉折時，需要氣足才行。這在男人不難，女人或不免上氣不接下氣。「女怕二黃」，或許是這個原故。我小時曾練過「鐵補衫」氣功，再者我喜歡曲折韻味，雖然票友前輩章孔老（前臺灣電信管理局老同事）忠告我，莫學洪羊洞，但是我却極愛洪羊洞，不僅洪羊洞，幾乎凡是二黃戲，我都喜歡，不知道是不是因為我是湖北佬，而二黃多湖廣音的緣故。我最愛的一齣，是馬連良唱趙氏孤兒（反二黃散板），論詞與調，悽愴悽惻，哀婉絕倫，唱來真令人迴腸蕩氣，辛酸墮淚。如果找一位身世飄零，淪落天涯的孤老頭，唱這一段：「老程嬰，提筆淚難忍，千頭萬緒湧在心，十五年屈辱俱受盡，佯裝笑臉對奸臣。晉國中，上下的人談論，都道我，老程嬰，貪圖那富貴與賞金，賣友求榮，害死了孤兒，是一個不義之人。誰知我，捨却了親兒性命，親兒性命，我的兒呀！」以他人生悲慘的遭遇與戲中淒涼的情境，熔合為一，斷腸人唱斷腸詞，當使萬千觀眾，淚聚江河，魂斷神銷。

依我的看法，京戲真要唱得好，必須人生經驗豐富，歷經繁華窮困，才能對詞生情，以身入戲，用親身感受，由心窩深處，唱出戲中意境與神韻，那才能爐火純青，臻於化境。同一齣戲，不同名角，唱出韻味不同，主要是他們的人生經驗不同，因此對戲境的瞭解程度不同，所以表現就不同。一個膏粱子弟，要他唱趙氏孤兒，全無身心感受，縱令聲調無疵，神韻可能全非。當然，我們玩票，不求意境神韻，祇求字正腔圓，有板有限，自是心滿意足，皆大歡喜。

——人生如戲，何不逍遙——

放眼人生，莫不是戲。李後主的虞美人：「雕欄玉砌應猶在，祇是朱顏改」，以及破陣子：「四十年家國，三千里山河……最是倉皇辭廟日，教坊猶奏別離歌，揮淚對宮娥」。楚霸王的：「虞兮，虞兮，奈若何」，真是道盡人世的繁華興衰。在紅樓夢中，眼看著榮寧兩府，聲勢顯赫，窮奢極欲，曾幾何時，家敗人亡，冷落淒涼，色卽是空，不啻大夢一場。

人生如戲，戲亦人生。正如莊周夢蝶：「不知周之夢爲蝴蝶歟？蝴蝶之夢爲周歟？」。如果莊周覺得人生煩惱，那麼他在夢裏變成蝴蝶，栩栩然穿飛於萬紫千紅，便有說不盡的快樂。我們對人生的看法，值得一學莊子的逍遙遊。有用或許無用，無用可能有用。列子御風，快則快矣，但足不踏地，不能隨心所欲，逍遙自在。樗樹擁腫，不中繩墨，爲無用之材，但樹蔭蓋天，可使人逍遙乎躺臥其下，一享清福，長年累月，受惠者不知多少，如果是有用之材，製成木器，不過供幾人用而已，佛壇六祖慧能，主張「無住」，便看透這個道理。所謂「無住」，就是不要有固定的東西，「住」在心裏，譬如說，你站在地上看樹，認爲樹一定不動的，但你如坐在火車上，便看見樹一直向後跑，究竟樹是動或不動，那要看你的立場而定，這便是愛因斯坦相對論的基本思想。

由莊子的「逍遙遊」，六祖慧能的「無住」，及愛因斯坦的「相對論」，票友票戲，是非常有意義的。記得兩年前，我開始學戲，每週跑多倫多，我的一些朋友問我內人……「魏教授現在學戲幹什麼？經常跑多倫多，怕是別有花樣吧？」我內人說：「我先生總覺他有一副好嗓子，辜負了幾十年，現在他想去發揮發揮，理所當然，別的花樣，我想不會壓倒他的喉嚨」。這話豈僅知音，真是知心。許多人認爲學戲是費神無用的消遣，我以兩年的經驗，發現學戲是怡神有用的活動，其中道理，值得談一談。

學戲唱戲，第一個條件，也是它最大的好處，是要精神集中，心無雜念，佛家道家，都注重這項基本功夫。哈佛大學的班遜博士提倡的鬆弛運動及印度瑪哈里希的超默靜坐，也是在求達到類似的目的。以上的方法，都是「靜」的方法，做起來很不容易，我多少都試過，效果不佳，學戲則是「動」的功夫，你耳朵要聽戲詞板眼，腦筋要記，口裏要唱，有時手要拍，腳要踏，而這一切動作，必須和諧一致，要達到這個要求，你一定得精神集中，心無雜念，不然的話，你馬上會荒腔走板，這個負效果，就是一個警告，使你立刻糾正「心不在焉」的錯誤，這一自動改錯法，是學佛學道，學班遜法及學超默靜坐中所沒有的。由此我們知道，爲什麼上述四法，很難使人達到心無雜念的境界，在我試過的方法中，祇有學戲是最好的方法，由於唱戲可使你摒棄雜念，自然可使你拋去煩惱。今日的世界，使人煩惱的事太多，煩惱藏在心裏，躲也躲不掉。一切體能活動，甚至出外旅行，也難將煩惱完全拋掉。但是你一唱戲，你的心必須全部騰空，讓戲整個裝進來，因此煩惱不得不遠走高飛，而名利之慾，也隨風而去。每天祇要有一小時，能做到「心無雜念」的功夫，你終身便受用不盡。

有些人，常怨記憶不好。根據心理學，記憶是可以訓練的。訓練的方法，有直接法，卽是利用五音，重複地加深印象，有間接法，卽是藉助於聯想，學唱京戲，兩法俱備，聽和唱，當然是加深印象，而戲的情節與胡琴的調門，可以幫助你聯想，京戲戲詞，經過清末民初大文豪如易哭庵，樊樊山，齊如山等製作修飾，詞句典雅，音韻幽美，無論聽讀唸唱，情真意顯，流利暢達，不僅便於記憶，而且使人心曠神怡，久而久之，自會出口成章，落落有致，恂恂然君子人也。

學戲的享受，有兩方面。第一是聲韻之美，變幻多端，足使你玩味無窮，第二是有落實成就感。學好京戲，當然是不容易，也非一日之功，但是祇要你學得像樣，偶然有幾句，約略帶梅蘭芳，余叔岩的韻味，你便暖



自心生，通體舒泰，因為這是一項成就，而這個成就，能使你週身細胞，落實地沒潤享受，這種境界，我祇能引用六祖慧能的名言：

我心自有佛，
自佛是真佛。

這裏所謂「佛」，應作為「極樂境界」解釋，因此六祖的話，當翻成：

我心裏自有極樂境界，
自己的極樂境界，
才是真正的極樂境界。
學唱京戲，就可以使你達到自己真正的極樂境界。



「人生如戲」圖片說明

① 一九八四年元月蘭亭社中國新年晚會，魏凌雲學長清唱「搜孤救孤」之神情，由多倫多國劇社文武場伴奏。

② 一九八三年蘭亭社舉辦中國新年晚會中之「中國歷代古裝」表演。出場人物自右至左：蘇東坡（周先生），西施（吳夫人），珍妃（許夫人），楊貴妃（楊夫人），螺祖（魏夫人），軒轅黃帝（魏學長），民初新娘（伍夫人），摩登歌星（林夫人），清代媒婆（周夫人）。

③ 一九八三年二月加拿大安大略省南部華人「蘭亭社」舉辦中國新年晚會中魏凌雲學長扮軒轅黃帝，出場時龍行虎步之神態。